

元次山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本刊本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
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
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
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
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
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
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
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
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
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
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
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
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
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
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
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
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
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
嗟嗟次山浩然劉大憤世疾
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

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

霞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潘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九十八樂歌有其名亡其辭才
之博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
重無一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
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柱帝歲時薦享則
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
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官羽而致存之猶乙乙實
實有純古之聲豈與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九十篇
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吾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
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吾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
幽網吾設兮山不幽

右網吾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
之功

得天帝兮其智如神兮分單育兮濟我生人兮得天帝兮
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
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無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
溟溟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
深邃

聖德至深兮蘊蘊自鮮如淵生類皎皎其光如
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
根生

拉植萬物兮涵涵根莖五德涵柔兮涵深其義蓋稱
而生其生如何兮涵涵其義蓋稱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嘗能施六合
之美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群與汝歌舞兮上帝之
風由六合兮，英華颯颯，我有絳竹兮，穎和冷冷與汝
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振底巖巖。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光德至大無不
備全。

元化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
泥泥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光聖之
德。

森森秦秦兮，日見生成，欣欣服服兮，玄封冥冥，洋洋
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泱泱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樹
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清流，茫茫
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
兮，乃敷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漢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後然
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復有聖人，生兮天
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漢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閣下著皇謨三篇，二
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馬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侍
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
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
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滿至仁之詩二
章。

待皇至聖

待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羣羣兮，文德施如何，不
全不缺，莫知所賦，待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漉漉，
漉漉如何，不賦，不絕時，缺缺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篇，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滋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
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嫵嫵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某周莫止靜和而止。至化之極兮，瀟瀟溶溶如涵如封，如施如從而不知其功，故某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意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章。

至我勳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

勳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我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

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勞修荒淫。

至我戡功不升不祀，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

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淫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二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諫言則聽，謫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政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

章。

理何為？予系備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被刑法，設以化人，政使無之而化盡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鳴呼，嗚呼，人不斯家。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悞道以逸，孽失國，故為至荒之詩一章。

一章

國有世讓，仁信勳，嚴王實德，荒終亡此乎？鳥有力，慈臨歲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恐為此心，敢正亡王求為世戒。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章。

二章

嗟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覆覆之難，今則可忘。

嗟乎！亂王，王心何思，暴虐虐無思，不為生人寬慈，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暴狂忍無慈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

章

夫為君上者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恭忠獨樂其身一物所張萬方惡衰於斯而善當云何哉夫為君上者慈順明恕可以保身忍行恭忠獨樂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猶當如之何

右至德四韻十八句

古有威王用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斯亡故為至德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者必儉約戒身察察化人所以保禍也如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行怨更甚故惡無厭不畏顯陞

聖賢為上者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反是以為亂矣龍邪信惑近佞好故廢嫡立庶惡為禍謀

右至德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道之餘無忌不為也亂亡之由固在果積故為至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秋何為今將盡枯矣無人救乎至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君者忌求此乎

右至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來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尤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靖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王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尤之以遠惑故周太康為荒王壞之以苛輟故周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周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周幽為惑王亡之累於積故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義軒湯武問惡又不及始皇哀靈馬可辨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求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又矣惟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書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議

古者純公以情惡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
落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
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聰
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類葬或之以興或之以亡者不
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聖故大道
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
明故兼道施教備教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
用明而聖故弘化與法因教置法令簡要而人
順教此類葬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
殺乃引法樹刑按今五刑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
先殺而後淫乃深刑安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
頑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
兆鍾其下積凶此類葬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
真聖之風歟無矣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
開已竭耶教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
戒心之寶

元議

天子聞之惻然不樂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

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類葬以昌
之道其由上古強姦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
惜惜始聞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
勤徐之風發而迫扇嚴急之教起而迫變頑智辭以
引喻源信謀以敦誥是故必無清淨必保公正所謂
聖賢相逢濛濛濛濛不故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
無說猜憐以廉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類葬以亡之故
其由中古轉生洗眩轉起邪詐擊其姦狡驅令噬嗑
則聞弱惡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
日廣條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詭詐以
順欲是故皆恣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惡相造詭詐
蓄蓄以悲以號乃見吉而彌怨逆而彌悖擇按上武
元武性從下轉扇不欺天子感之歎然
歎曰嗚呼聖賢孤獨生不野世蒼蒼四海生賴誰濟公
曰嗚呼不可逃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避德
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劫乃須殺而不淫罰而
不重戒其虐感制其奢縱

元議

天子聞之惻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
之德音不慈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

制其奉行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精明主君斯道良難教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淳油不可思食連續反來備元林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遠不可治以澆浮弱之淫末其衣服在樸於四時勿加歟樂不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使就不可煎然珍惟尚感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教高素朴不可駢細珠貝肆極侈削其官室在省費財力以充隘陋不可殫窮土木業雖聯其充固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墻壁肥饒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撓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虐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戒免鎮服恭絕不可怙恃威武窮蹙爭戰其攻擄在順時救校不追以驅不可勝於殺害肆極荒殘其聲樂在節誦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安淫溺其禮儀在簡樸供侍以正後官不可寵貴款款雖好無窮其任用在校論材能察規邪正不可投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部紀在教本廣教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祈禱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亮誠其滋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為

明聖選之為山虛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謀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官之所相用眾釣之虞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礙有礙其至險也實廬山如開鼓其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崩流激奔空響相答則有峭岫上峻峻來噴噴觸沃衝回繁凝江勢萬壑崖開谷敞眾聲相喧積氣相昏赫々其間深洸出入十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其中皆翼先鱗脫躬轉轉吐腮嚙魚為淵流瀟瀟油油蘊浮無聲鳥與若浮則有厥波洶洶險之若者必於其間養鱗謀翼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鳥都君王害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阻朕乃欲置吾於相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可矣於是命造辰釣於是命造浮官令眾釣所至淵無藏龍今浮官所狀與仙府比同官有天龍龍殿當居史端實靈瑞巫鬼說女司宮待何萊王而公

族國齊民得至馬官有糧室搗技親擬天都董珍
 金經佩善軒金珠玉璫蕭澤清冷泌穀芬數臣何荒
 王於此臺上與雉女嫖嫖妓雙歡開徐娘自娛
 官有解脫堂解脫堂非房軸館解脫妓所戲兒
 妓官諧歌內臣官老優倡及說器不名賤妓所戲兒
 雄官傍官有聯轡貢士以為解脫園園多天草
 木淫禽獸獸官有海桐解脫之閣危解脫解脫
 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官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英
 然後始為鷄城臣官屯衙文獻樂街解脫今羅據時
 其餘駁鯨之艤解脫飛龍之舸解脫飛龍之舸解脫羅官
 上下者十里相望望官可御而眾解脫無成臣何荒王
 乃浮浮官于都龍之淡冷出洞庭之南漢解脫將觀璧
 師美父與漁者試吳釣於沅湘會解脫臣何荒王
 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魚猶解脫委約未施
 已深洄洑周家十里眾中之魚皆觸解脫蝦蛟技跳
 妻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羣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
 置魚監拜網射尹司輪各有等次又有賴龍爭解脫
 射釣解脫鰲鰲躍潛深錯解脫下解脫人得
 怪魚解脫龍者皆差技官騎龍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
 長流激渺平湖大湖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官

館為拘我之郢山深慮夫為勞我之方當議此所聞
歸學而主君史記註曰不然而臣言已可曉焉
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援為浮宮不
為浮茅者族百姓族非為浮宮共為浮鄉者復訪男
子能游上下者為王賓女子能游居移日者為王
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姬江湖有騷
丹之曲家見滌上之悲耳聞臨洲之哭時野有歎曰
嗚呼有國者非喜憂亡國有家者非喜憂亡家當取
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求約令臣下
喜愛浮宮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憂
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戒

說楚何威王賦中
寵王張時之寵也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
有之吾姑俟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
曰臣聞天鄴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賦力丁扣之歌
舞禁錮金石韻使官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
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忌
歟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威王用蘭嫫之謀肆
極荒淫更極年歲鑿陰填深轉繞通千里萬金五譯
臣妾僭喻其心然後云獲非宴女撫鼓而天賦不舞

非雲女引和而天魏不歌天魏舞一容化一分時一
評據一宛袂臣何感王見之舒舒電聲若多舒耐而
不知所制天魏歌一化類一主類一更聲一振氣臣
何感王聽之妹妹懿懿若已耐音而不知所至天魏
歌舞臣何感王氣如陽春始實時而天魏不歌舞臣
何感王心若已喪而類球不主嗚呼天魏歌人至此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類及類及類及類及類
使臣何感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感王之意無所
不為獨官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樂類上焉
以誠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要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藉王閣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魏作官分楚國社陽
為魏類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
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惡容究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感
王尚慙慙數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
溺於天魏感於魏類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令
其令且云舞者能坐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
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資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已以為世榮今行逾月
楚俗皆化女忘春織男忘耕耕里聞樂歌之館鄉樂

歌舞之樹遊使黃鐘大呂生溺感之聲珍竹空桑起
悲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失大王未覺
遂不節損此所謂繁類復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
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情觀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
聽充焉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感王惜之於是使樂臣
按玉鼓與魏樂使閔尹抱天宴魏類類以金索繫於
石人沈之深淵飛猱而旋
說楚何感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官魏樂所亡君史曰幾亡
楚國有善於是昔臣何感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
妄肆使肆尤肆惡臣何感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
乃嘆曰嗚呼竟寶平帝高寶祿王殷周君虎弁夫可
方焉有格然勞苦而為人主馬有臨然九州而列封
諸侯吾必舍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棄我為欲世世
臣臣此臣何感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
之名號列官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微
驗惟異畫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忘恩計所
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今人曰吾勞
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
之重筋分力負戴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

我當無二思所舉既善所實不足乃署官而賈鉞孫
而驚始令國中絕人諂辭者俟敢諫者族其令
朝行其俗暴政有以過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諸婦
相與十類一客野有忠臣負待矯矯為齊客給而
誣曰臣入君王之封城見君王之風化踴躍路隅不
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驟驚悸亦
或見凶修或見驕者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
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
植姦佞駢生能炳結仁惠冒義聰明今巧類
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
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易於牢國實恐君王
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
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惜王於是躬容而漸
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造化之道在制於內外
之人也有視聽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
應必有禍福臣何惜王聞之譙居化心譙誦斯言終
身為威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慶所實之官復
河藩之孫敢諫者係繫諫者諫君史言已王客捧酒
為龍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

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閑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聞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閑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陽皇嗣君位隋德微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常賦前王不恩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使登浮海舟今行山川政功與玄造伴河淮可支合峯堍生回瀾封隴下澤中作山防逸流紅艫狀龍鷁若負官關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止當時有遠歌歌曲太寃悲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因正山忽為我萬姓憐人將引天鈔人將持天鈔上所載所欲充其心相與絕悲愛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富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知有怨氣浮華何音王心不覺此悲尤遂令一大唱四海折提牙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意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情懷誰與傳

系樂有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

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者化金石以畫之其歌慈甚耶感神畫歎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純水摘鷓鴣所載所歌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過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矣

龐上歎

獲車登龐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迴復悲咆嗟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遺讓風何不遠西夏父子忌猜官君臣敢欺詐所達今若斯慈慈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金聲官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歎始知中國人號此亡純朴爾為外方客何為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臨海吾將寧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窮愁為慈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詔號實多路苟邪皆共求

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飲乃曲

飲乃曲
曲乃曲

誰能聽飲乃飲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
所望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升引釣歌此聲
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逃為海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誰不為酸嘶
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鹿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跡
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晚向之啼

去鄉愁

聊爾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
聞其呼愁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恙苦豈棄父母鄉
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居為懷傷

寄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儲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
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遠耽飲
清和存玉母潛渡海無風飄離正好長生此言堪
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千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

特論草木意欲說昆蟲苦巡迴官關傍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決意歸田賦諫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
自昔保方正願滑無妄私願和固部分全守貞常規
行之恐不及此外特何為意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歌

古昔有遺歌所歌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完惡
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
嗟嗟山海客全獨充何辭心非齊鴻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語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
珠玉成彩翠綺羅如輝煌終恐見新好有時去君前
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蒼蒼昔拂雲霞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照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來晨先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完詳事者序

大理評事党瑋好閑自遜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
踴身班次中常竊愧駑馬
加以久荒浪情惡性頗全
未如在冠冕不合無拘牽
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
豈忘意君子怒之誠見偏
且欲因我心順為理化
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
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渾

與党侍御

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茂宗韞大理評
事次山愛其高尚嘗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歸
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揀茂宗嘗相謂戲之意又作
詩與之

東坐吾獨歎或問歎為誰
高入党茂宗復來官憲司
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遠
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
及吾汗冠冕茂宗方矯時
謂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
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
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
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咄
誰言萬類心閒之不可窺
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
長棘有備棘奴者今爾歸
山谷安可慙筋力當自悲
嗟嗟党茂宗可為讓者規

寄源休

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

幕休以曾任湖南父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
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紳與所懷以寄
之

天下未極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
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況當在兵家言之宜容易
忽然尚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
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異

與源溪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特家自全于源溪上元二年領荆
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源溪鄰里不得如
往時相見遊又知源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
之

昔年苦逐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
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源源儲竹多夾路扁舟甘到門
源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
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
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完終以源溪訟無之天下論
喻源溪鄉舊遊

往年在家溪源人皆忘情今來遊源鄉源人見我驚
我心與源人豈有異與源鄉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

昔賢忠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遲力耕
況曾經連亂日默聞戰事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諒名
終當來其清飲吟全此生

恭官引

天下皆無事僻居養愚純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
忽逢泰兵起聞巷見軍陣將家瀟灑濱自棄同勇義
往在乾元初聖人唐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無清問
敢誦王者策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
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拘
偶得究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耻言可量
請以寬者辭為吾恭官引寬解何者苦萬邑餘灰墜
寬解何者悲生人盡鋒刀寬解何者甚力投遞勞困
寬解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免者緣位安可近
而可憂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
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漢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遠去郭五六里高舟到門前
山竹逸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
四鄰皆漁父近諸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表雲雲

自默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樂不陰
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解意稱得雲客心
雲客方持芥與人正相臨待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
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開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
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慘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
不能救時患譏論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
知公苦陰雪傷彼寒患多森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
林鴛與野獸無乃悲於此兵與向九歲稼穡誰能憂
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
皇天復何忍更又恐荒之自姪危亂來觸物堪傷歎
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既不飛山水凍皆折
懸冰化為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
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勝
公為二十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
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
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為郡曲

漢遊美水陸忽見舊郡曲高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
故今幸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
兵與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遣人當合議營辱
勸汝學全生隨我食逐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愁我參探已滿各得在倉廩
天寒未融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草
上水燒柴為溫酒煮臘為作酒知時反客亦愛杯樽
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開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
與畫逐就梳

喻常吾直為孫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瑣屋戰爭且未息微歎何時足
不能救人惠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
近年吏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
歟為辭府主從我遊逐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漢史作逐谷銘指曰千進之客不得進之作杯湖
銘指曰為人歎者勿足杯湖孟士源嘗與官無情
千進在武昌不為人歎可逐逐谷可足杯湖故作

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逐谷如春時窮冬酒江海杯湖澄清漸
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增潭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秋石為水涯平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
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建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
逐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
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
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厭醉與醒
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
誰能守纓佩日與安惠并請君讀此意令彼感者聽

漫酬曹汜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漫吏者慳漫漫不辭甘窮獨懼吏又煩
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
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今得誅暴賊
上將屢顧覆偏師常執風未嘗地戈甲終日領薄茶
出入四五年憂勞忘食且無謀靜尤醒自覺意且懷
豈欲皂櫪中爭食飽與貧

去年辭職事所權聘愛惠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
自家樊水上性情老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惜吾漫
以忘時世日晡無畏澤漫醉人不嘆漫眠人不喚
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并
開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
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 有序

士寅中漫吏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約以自資
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
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
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未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
回中最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業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石相銜激此中為小回

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未嘗去客船甘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開修農具直者伴我耕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枕正者隨弱翁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

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序

癸卯歲漫吏校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馬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述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賸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宜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卑羸朝食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悉况乃鞭扑之郵急傳急待來性跡相迫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窮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我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持節我所持州縣悉亂亡得罪復是誰通緩達詔令榮貴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責守官不愛能違時顧惟存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來國風吾欲歎此辭

賊退示官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進宜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富門前并稅有常期日晏猶得暇忽逢世變數歲觀戎旂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天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剄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進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先宜春水滿水石更珠玕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鄰境嚴守衛時時溪上米勒引辭學草今誰不務武備律道將廢宣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進德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德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澗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

某塘引園畦引流灌時蘇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
懷心則自達事高人或疎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有序

憑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四處修之
可以賂碑石魚酒水源四匝多缺石相連石上堪人
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泗流乃命湖曰
石魚湖鑄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號魚是湖水
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
湖岸多缺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盞快意無比焉
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平蓋小湖湖亭清曠軒窗幽水石怪異尤難狀
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持杯浮上搖漾
遠風入簾幕漸漲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
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鳥落滿湖浪
朝來暮急近暮路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泉來作

東來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
宿霧今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

泉源發淵實殊惟皆不同此流又高懸滿溝時在
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達吾欲解纓佩使為泉
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遂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
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回隨郡城
九疑千萬峯嵒嶽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
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
何人病慘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憑陽亭作

初得憑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窗又得石渠泉
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憑陽亭
問吾常譚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憑陽亭令人可終老
前軒臨憑泉憑泉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運復休
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
峯石若隣次欲無復旋回為我引憑泉冷冷簷下來
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大暑誰到憑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燕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
登臨日暮歸宜酒湖上
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檻如見海底日曠曠明

如始欲生夜寒閉窓戶石澗何清冷若在深洞中半
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逾相驚何故有雙魚隨
吾酒舫行醉昏能語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
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賊兵革騷擾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
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茅軒戶前
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頭
引望見何處遠迤邐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
巖高峻華陽飛溜何潄潄洞深迷迷近但覺多回淵
畫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寒寒寒
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
無或早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紮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
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
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
憑軒望然湘雲樹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
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缺
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速誼頌聲願公且踟躕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與爾為故人且復停驂船
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惡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
河漢望不見幾星猶耿耿中夜與飲酣政坐臨清川
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違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歎然避此方
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
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
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瑯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能為人有是夫
縣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家無所拘
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職來江湖
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
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諒為公伏奏書
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宏稱詩

曉曉小山石數峰對客亭宏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
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

望無日觀峯直下臨溪溪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
醒醉在揮呼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生臨臨郡城
平湖近階砌連山復青青與十林枝條眉蒼翠
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醪甕戶端皆懸
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
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隱坐解金丹
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峰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洞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堆石寒泉近墜下老翁八十猶能
行將領兒孫行拾橡吾美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
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

漫更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
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攜
飲坐者意疑倚已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
而坐酒觴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
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

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
我持長瓢坐已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峰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
家十里飛來遶丹崖如公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
輕身亮寥羽蓋傍臨空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如瀾不能
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
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間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湖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寒陵徒有先賢
傳水石為娛安可美長歌一曲留扣勒

說洞溪招遜者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洞溪正在此山
裏乳水松膏常澗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猶苗如滿米
粒長蘆色如如玉液酒酒熟猶開松蹄香溪邊老翁
半栽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
方向人語潯溪石下多泉源盛夏大寒冬大溫暑時
宜在水中石洞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洞溪翁誰

能住我舍西來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瀛口湍春水湍瀛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
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
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往隨風
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葉官幾年
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竿吾將求
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往來得却望
丹崖懸復羞

秋乃曲五首有序

大曆丁未中漢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
行不進作秋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達於道路

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無問

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

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桹靜聽曲中

意好是雲山韶漢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落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廬環自

遠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龍船似入深洲上龍船似欲升天瀛南始到九疑
郡應絕高人來與船

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類於元子者或曰訂如
是也下不如則不如也不如者止於此元子
於是系之於人事類以漢之於此喻始為上不如
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
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
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
鄉縣不如媚於屍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
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詭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
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
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園曲溺於
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正溺於忠信者爾
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惡也惡於毒惡於媚惡於詐惑惡於
貪溺不如惡於貧惡於苦惡於棄污惡於病廢者爾
於戲惡可頌也乎哉惡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道於威上古夫之中古亂之至於近
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
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
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與焉嗚呼即有

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懷其由聽說受亂之意感也故後世有幽毒因役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惠將安與哉即有至孝將安所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鬭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寬怨而聞離妬其由耽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惡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富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守哉

自述三篇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南餘人間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間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猜然及三年人間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差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惡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為述居一篇因判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慈痛之聲滿于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蒸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葉子孫高皇至勳文皇至明身繫隋室不敢滿溢清倫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決決洋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意惠及於草木雖奴隸童顏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諒時物與綠竹蒨會綺羅膏粉況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兼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制軒車之士富當時大康由此知官不勝人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于惡惡者亦當預焉日覺親蹇蹇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雅純周周仲仲應璩甘然全真上全忠孝下

畫仁信內順元化外姝大和足矣如戚促室諸
封蒙遠滅慕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鑄不可使
為汗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莫然已耶語曰愚者似
直弱者似仁子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心平心不如忘情忘情如忘已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
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
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
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枝自深枝幹
自茂如是天地豈醜而或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
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
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
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
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
以權宜權宜修惡天下亦從而修惡故赴貪徇紛急
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統統然獨傷命性愚惑者愚
愚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密不通既校要求而已子不
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南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
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孰者三畝夫以有
泉停澗可畦稻者數十畝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
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溪合溪水合匯于澗將成兩居
故人李才聞而未會乃歎曰吾未知夫子之所至
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惡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
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
順時命求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
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開林業依山腹近泉源始為
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
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真走不停夫然何適子
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察然順命不為物累亦
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次山文集第五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自歲

贈禮部侍郎元結
翰林編修湛若水
太保武定侯郭勛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子時不爭無以顯榮與
世不倖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
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
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歲與時仁讓人不汝上歲
世清介人不汝官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畔騁兵毒亂國經
生失掌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曉我皇馬跡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幸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振羣兇復朕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開天開
蜀除秋突瑞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死生堪差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洋溢子孫威德之興山高日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洛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者序

猗玗子逃亂在硤縣又南入云猗玗洞中是王虎
之宮中硤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玗子奉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
惜願惠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古大王非不方子今也惠讓
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子時時也順讓
不如均蛇之為

溪溪銘者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溪如溪溪之濱溪溪

蓋溢水分稱漾水夏漾江海則百里為漾湖二十
里為漾溪漾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流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漾溪可謂
謙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遠漾溪若天下
有如此讓者吾豈外漾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漾溪之淵誰取盥焉漾溪之淵誰取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漸漾溪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起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無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開折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賦

杯亭作樽銘并序

卽亭西乳有巖石石臨樊水浸史搆石顛以為亭
石有宏頤者因脩之以載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曰
宏頤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寶而底
似傾義欲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
浸史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執教日滋偽薄誰能救飲
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滲為實為淵
滿谷生草木又多毒藤紫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浸史退脩耕釣愛進此谷遂命曰退谷
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浸史知焉公畏浸史
心進跡退公懼浸史名顯身晦公恐浸史辭小受大
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千進之客不蓋遊之何人作銘
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浸史

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卽亭有
菱有荷有菰姑如有蒲方一二里餘浮水與浸史
自杯亭進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
曰杯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注注湫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傳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浸泉銘

誰愛浸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觴不沒石魚浸也史稱
名泉何為旌史於此漫歎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宜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毒藤垂陰泉上近泉堪賦雄并雄大舟惜其
梁蔽不可得見馳弼行術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
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賜人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載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虞山林幾三
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歸大夫瞿令問覽蕪篆猶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漸晚其下可家洞開為岩
若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冬巔如閨
溝懸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鉞
窮老於此惟人議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於歲陽華將去思未前安却望與弼徘徊

寒梅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安有小石山山頗有
寒石可以為梅乃為亭擗上刻銘為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駁其背頗窈可以為梅空而臨之
長冬深裂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湖
長冬之下江湖在焉彼成金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
日月投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漉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宅名曰赤有唐節者
曾為漉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
之作銘曰

龍山未盡瀝水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增增伏壯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痛竹幽石磴泉飛戶中依石臨淵砌砌石頤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未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恤為吾剪蘭榛并後構刺吏實必為
吾初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
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歲朝陽惟其難狀蒼翠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
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無彼高岩絕崖深洞寒
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并邑岩洞相對無
人儲甯競競作使無纖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
水石世人有知

涪溪銘并序

涪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漢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涪溪銘于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洞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潄潄山開如何
境峻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珠林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無沒蓋久命曰涪溪
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來邨而未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塔下本望齒來邨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抹與重之誦者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遇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汚上第退而

矣所更自委用而數年矣中遭書簡奔走汨汨當丹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十里煩勞公車始命陪舞帝庭即日辭命擄囊乞可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章洪州書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今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親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無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達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

後勝則請達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嫌耶有小人
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
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奉家問其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
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聞之遶東家則曰公之
友勝益益主人西家之友惡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
亦如聞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持相言鄰家
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
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其其友乎遊者
方相聞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其敢以此言獻端
公聞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
守性分僥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
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割為之箴於身豈
顧喻性分耶禍辱而忘自愛者耶某性荒浪無拘
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遠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
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其又著書論自達
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輩亦絕何哉某一身
奉親奔走萬里所望歛葬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
逝其性分觸禍辱擗死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
年過四十窮子無母年未十歲生嫁娶者一人相
公視其敢以身殉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殉名利
齒於奴隸尚可蓋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惡死又無
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
削人多相榮某實自廢相公忌令某漸至畏懼而死
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
藉題筆煩請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及并時俗廢之久矣非好
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
也苦不愛役事之暇時世之中昔年在山野嘗作惡
中凡義異於制度凡數領緇衣緇衣帶其餘皆揭
帶緇衣中腰前繫帶中頂方帶方垂方帶為之
玄絲為錄次山自衣帶中表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
辱其嗤謂方欲韓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并與
凡表正相宜若風霜條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并
衣凡表若大暑蒸濡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意中衣野

服野服大抵縞褐布葛為之也腰帶為裳短襟為衣
雲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
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
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
風雅不興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
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
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
以流易為辭不知憂於雅正然我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綠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感之辭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與沈
子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操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
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
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操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
衰亡異於是者顧榮當世誰為辨士吾欲問之兵興
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馬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
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總編次之令曰篋
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

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
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
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
如其心次山汚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漸羞時
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
九江相辭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
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將子子戊
戊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
四十五時次山頃浪遊吳中佐卿頃日去西蜀對酒
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失別雖遠不恨以天
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事未
息相去萬里欲強失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
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辭相留無日江
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
送達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達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街陽達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達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衰。益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諱道是耶。諸公常欲樂時俗之淫靡。而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達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醇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與校書聞於歲封。素次山不如雲卿醇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諱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風興與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興。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實愛栗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十里。來遊者揭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披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青藤。榮華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糧穀粟近泉可為十數。問茅舍所詣。繞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惟陽華之珠異。逸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觀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搏。危舫運。勝醉譚子歸于雲陽。漫更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更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感曼所為。避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已長持行。曼謂曰。曼與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問行矣。勿感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投。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用其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遠巡。指麾萬夫。風從遠達。猜疑絕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親者。所宜護安。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靜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望浪家于漢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
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吏衣食之不足可吏亦
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馬以文學相求
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吏
也如是之多吏在春陵及融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
規之曰吏愛及者也無惑吏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
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
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
胡預受納行矣自愛歟容州歟於吏者及劉容州為
吏謝主人聞幕府野火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
士有知及也該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達之什以系此
云

問進士承恩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
兵據要官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
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臣者公侯
尚不滿望今欲歛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
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絀
制費貴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

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者生
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
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著
得至馬今商賈賤類常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污
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
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棲惶於
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俊偉
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盡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未
耕亦滿人家穀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
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青壤淮泗沃野皆
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于百姓
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遺歲不稔將何為
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
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
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戢無兵用何謀使饑
遇凶年亦無灾患

第四

問往年乘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乘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第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第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重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情遊而巳於歲暮時乘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乘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進學重無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明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案委命此言當乎彼天文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第姊是誰驅僮與僮奴掌分一統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暮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水而溫何人思信過於何人何人壯勇等於閭羽何人鑿垣而遠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為恚說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八

時議三篇有本

臣某言臣自以庸庸無堪遠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達微意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與早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尉府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悉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盡逆而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仕使

天子往往在重武至于威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封曰此非難言甚易言夫天子往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污恣憤上皇怒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疎官勢墮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推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遇則喜改如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離和而居冕旒清晨縵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備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處有良馬官有美女與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充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推位贊賞名實之外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重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重武何冠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論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投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貧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寵以自處若不愛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歲內情則罔感生焉罔上感下誠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義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盡冤冤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
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
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惡如說者所異
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愜意
事皆不行前援再三顯類諸威今或有仁恤之詔憂
勤之語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
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
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實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
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
能至矣若天子能道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
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
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
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
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
之謬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謀私家富泰之計止
可以修鄉里賦漕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
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

王之道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表諸侯之國不威
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疆官則令請其
君侯復王室節正諸侯若威之則引禍福以喻之
知如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平諸侯
更疆文王風化殘削向畫武王疆域割奪無異禮樂
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寇日夜望
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
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疆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
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
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
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
晉從則與七國以及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
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
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
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
爭兵戈相臨誰為強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
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諸國猶豫宜往問
之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
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
為天子除不顧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

復定天子封爵諸侯疆域典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正節正印定乃共盟曰有威約者當請今天子廢其輪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誓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威王室之卑久矣子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畢諸侯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才戰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子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于將及未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子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威感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六率禮兵及王之畿復

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容之當以人民之怨容之當以天子誓警之當以諸侯誓盟容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誓誓如諸侯誓盟使管仲如也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素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智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無仲智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無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文辭未

蔣五封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我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今大夫尊重如待中威權等司諫何若大夫問諫對曰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竊言先諷則可諷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卽左來侯侯家得竊婢竊則竊言言則侯解之如是則一歲婢竊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戚勞辱竊則微竊其言似不忌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竊病竊中竊言非所知也引竊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

婢鞭之不止兒之鉗之奴愈甚奴於是重寵侯
意先事竊說說侯之過聲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
有知侯禍機因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
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曰竊良氏子孫世在
子部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傲寡言以諫諫人主悔過
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
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卻侯夷
奴

巧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巧者為友或曰君友巧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卿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巧者巧論子能聽乎吾既與巧者相友喻求
罪巧友相喻曰子羞吾為巧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巧者巧宗屬於人巧嫁娶於
人巧名位於人巧顏色於人其者則可權家奴齒以
舊邪妾巧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巧貧自貴巧
賤於刑巧命令不可得就死巧時就時可息至死巧
全形而終有不可巧者更有甚者巧家族於僕園巧

性命於臣妾巧宗廟而不取巧妻子女而無解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巧人之棄我巧人之棄我提覽
倚故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
無類容行於人間夫巧衣食也也以貧乞巧心不慙
逆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
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罷杖隨我作巧者之狀貌學巧
者之言辭與巧者之相達使巧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嫌然取不容也於戲巧者言語如斯
可為編為巧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乾元己亥至實應士寅蒙時人相請議曰元次山
嘗漫有所為且漫解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
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朱問吏曰公漫然何為對
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
是他家處公之辭何得翻不意漫而稱漫漫何檢
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
用漫無所施漫也何致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感
之史悅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
所說漫焉足取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

漫流於歐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
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肇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
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虎虎為二賢羞賓客何
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虎豺
為麋為鴉鵂為雀為先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
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與歲久戰
事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
恐虎虛公城射遊公庭集公樓群蛙困公而鳴敢
以不慈之論近化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
宜宜化虎哉次山詰問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
然後置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
編氓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就進為退讓化刑法
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正
化虎而盡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序

讀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與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
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

上方

上篇

皆南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吏吏多惧罪自去
公叔不棄法理之職其去官而已或者曰公叔才
達者也苟能威長而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
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辨者曰嗚呼王作法令
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為兇是以惡蒙其世
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矣夫
沮勸則賞罰何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官故官
人以理之加其爵極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
者也彼乃能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
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
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
車今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與先為詔使舉秦刺史二千石蒙削削者甚
患與先以奉使攝職獲選官屬惑者曰與先能糾劾
過惡直哉使臣逐執次也宜乎辨者曰夫理人貴以
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
長耶何得與先暴得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

斯多季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
典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違使誰爲感者聽我商
之嗚呼長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納故爲善者
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
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慙慙乃能措刑殺致太平
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
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
爲是也乎衆人之感喻無

喻友

天寶丁未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
就選相國胥公林甫以草野之士很多恐洩漏當時
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早賊思贖五并不識禮度
恐有誣賊士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
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部缺部缺已而
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奏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
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塔箭箠者欲留長安依
記時權相相誅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立國漂
白之士益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訥飢寒切之不
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怨天子有命聘之玄纁

束帛以先憲屬論權宜以準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傳
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著其行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
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若怠此而欲隨
逆駕馳入棧檻中食下廐羶糞下棧反為人復騎
省卒緣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類宗則介潔
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兄子偕歸於感責不辜權
園廩上下賤隸守分不求索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
得及林甫言意可存論為喻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與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無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尊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位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我如懼如情如急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馬不知也吾今之家汝知之馬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婦人不頌之何以我荒淫侈靡之徒也我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我貪穢僥福之徒也我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我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寒重百指之徒也我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我綳錦梁肉之徒也我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達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元魯縣墓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

臨邑乾元已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軌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家丘或曰次山之命家丘也家主人將畫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家凡人不能絕食爭奪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家丘之怨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遊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宜獨黃人欲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棧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算重於當時者日見欺人黃之巫女亦以欺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我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還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宗左公愿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丑事則南陽左公能捲記之

呂公衆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為荊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荊南三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賦兵革不憂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感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貼不矯時內含端明外典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銘等迹參名案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滂溪入漢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輪使耕織因人安惠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歟

人欲增飾禪廟記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馬立門臨漢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泉樓樓抱東山回旋斯亦曠絕之殊境矣吾以所統皆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感皆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感相問我亦感於問焉公若無感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馬能盡禪師之意乎時大夫孟芳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將引天下同於滂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恩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子樊上致為公作求庚子中公鎮岳州子時為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廬閣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為當時法則及公羅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

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夫李衣樂戀意適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挽德尤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矣於公之世嗣與官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者之矣

舜祠象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象於戲孔氏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駸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官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感而作表來者遊於此并登乎九疑誰能不感也歟

崔漳州表

乙巳歲漳州刺史崔淮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淵為鄉人集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謫頃

之聲達于朝廷獲與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家強家無利害貴人絕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需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天民為虞未即擢拜使君生正賜_反非而去其府廢使君生正湯而救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訟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惡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淵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孟懼清廉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顧來世故未其意而已矣

張慶士表

永泰丙午中慶士張秀奉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履分途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而則禍後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違違不容則身不足以為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逸民竟為進士枕石飲水

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主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无高而馬鳴曰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始矯然絕世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於夫

菊園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達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丹未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園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雖頃地趨走猶宜從拙脩養而忍尋踐至畫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為之圖畫畦植之其地近離息之堂走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庭廡不此行列縱參欹枝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樂經列於記後

廣安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歌於耕上而高候舍決里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實為堂建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賸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安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安亭何如漢史頌之曰古人將傍廣遺尤異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賦梅拉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畫簡孔特為之頌故作此廣安記

珠亭記

癸卯中秋風馬向無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意正為理莫改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意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迴輕望目不暇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珠因命之曰珠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漱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洑激注休木異竹森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慨然乃頌寒氣纖悍為亭宇拉松與桂兼之者草以碑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戚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獲惠難在刺史爾九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茲自至此州見并邑五城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筆刺史或有貪穢懦弱不令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歎侯奉養之公家驅迫非惡惡強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據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通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意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投選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王公鎮朔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常款因平引望以舒遠懷偶登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陰其清陰長風寥寥人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然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陰而府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陰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伴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焉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固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蕩華之峻崎嶇低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如蟬蛻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栢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慶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遠陸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肇聽逸者古為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園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翟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棲廬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檻雲端上齊絕巔若巨壑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合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天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令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為蒼江夏自陳表

自某言月日勅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伏見詔旨威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漢關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偏總兵東下旁購郡縣皆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之譏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郡縣疑王疑臣順王旬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逢聖聰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願遠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污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班秩羈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慙至謹固勅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初除臣監察御史表行依前
究山南東道節度恭請急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
任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於虎出
旬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寬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
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認微臣延問當時之
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
麻元役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
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璋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
憂無制變遂曾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懇頻降恩詔
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泰
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
無能苟安非望自茲臣違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
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狼戾及之死將不悔陛
下忌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
顧分實自知駐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
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
母今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
之臣不任悃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云
云謹言

為呂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發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
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
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
臣實憂陛下方隅切煩鎮守臣不能起四十餘日
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鄧危急在臣病
瘵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
闕庭大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
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
冀望陛下通曉微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泰
臺省備米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喻臣竊
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
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兵事多
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
困任使不當致使政亡伏惟陛下需擇重臣即日鎮
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故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
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
皆及臣才不如人量實稱僻論越秩次辱辱衣冠人
亦有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
老於儒案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
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權法自逸山澤預於生
類今穢污臺省未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
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
自臣知耻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
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馬
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父病所願免官奉養生
死願足上不致汚陛下朝列是臣之志下不欲貽老
母憂權是臣之孝願金志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
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
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唐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初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
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
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無又聞奏臣在道路
特恩令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者老
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

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
殘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
畚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為今日刺史
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濟庶
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頌一州之人不叛則亂
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戰者無
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
衆則刺史宜精選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
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下一
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間畜養比
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
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辱辱辱
下符節陛下必當納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并稅
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樂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初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
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
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去救鄂州雖
賦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
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

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議者以臣為苟安諱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材識者辱臣於臺榭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賊欲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剋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狠之徒九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枉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九所故有皆沈人望凡所教勸皆合大經生職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廢下位踴躍關庭不任歡懽之至

永泰元年賀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敕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恩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

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與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載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踴躍關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畝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完結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凌鎮兵資其給養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顧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戶口多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粮狀

當軍將二十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

可以全義勇宜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恆以仁惠令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時士之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兩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動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上元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無父無母年三十九人

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弓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延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刀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養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實應元牛奏

故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燕御史大夫呂謹姪男李重

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

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李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所見李重不獨為賢子弟今時救濟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李重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廣德二年奏勅依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

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

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足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報儲屋宅停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我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父兄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

及准格式合進奉繳納者請據見在戶撥送其餘料
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
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
有司苟若臣所見愚辭不合時政千亂紀度事涉虛
妄乞官戶錄撥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
聞

奏免科率等狀 永泰二年奏初作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

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百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

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

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
燒殺掠焚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
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逼桂
州又圍錄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三年
已來入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
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
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

優於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
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於減使司未許狀
望陛下以臣所奏合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
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與錢底
免使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
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初作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
陵古老以失太陽漢今不知處秦漢已承五廟山下
年代寔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酌荒
野奉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致於荒裔陵
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
恩許竊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
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
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初作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遠裔土風貧於貨賄舊俗多習
史事獨季秀能介直自金退守康寧文學高才不求
人知寒餒切身猶吏守分責其所尚顧老山林臣切
以兵興已來入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悅其心則如季

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緩使
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
得休逸其志以實聖朝廷進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
耻之方謹錄奏聞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
是人禍福為其寢喻作人寒燠煩則人然狂則人懼
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且難行令太簡則疎
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馬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
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
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天子甘飢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
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促
已聞訃誅豈不裂封疆上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暇
其客得持往者隨死得金玉者皆碎矣遊宦者或刑
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履藏者八九嘗其
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犀猶恐言與氣
僧絕汝君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廐果馬當食而已汝忽然少權勢而往自
貳月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血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
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
韋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時而
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身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悅而謝之勝許
太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解
者耶何不曰使吾得兩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
將族姓也以及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
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家汗萬物當貴始及而刑禍
侵之者乎元子謝不及李川問曰然則元子之計
不復二論孰有意乎於戲李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
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
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
爾泰牧兒歌去乃暴他曰田主鞭之啼而免元子啼
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
曰嗟嗟元子為戲小兒俾爾鞭馬而蒙免之彼牧兒
望次山猶臺就不敢干其主及為戲乃或與次山為
仇離斯宜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然似非如何
或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
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雲山之
上戲歌牧兒得過無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
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愛憎辱者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
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進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
公聞之駭訝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
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
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我何樂然我我曰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天公曰勸君
此杯酒懷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

不隨人語口不隨人語莫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
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
單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莫耳目夫公何思之不
熟耶

時規

元次山使吏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
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更誕曰願窮天下鳥獸
盡席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
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
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若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
使人民免賦稅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
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
饑寒勞苦者乎更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
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
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
器請見之及見之赴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
之士歌曰寧方為卒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
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

以天大無窮人不辭極速視四番因謂之圓天不圓
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
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
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
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
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
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高厚我
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
圓不為公植其操牙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長老之意時
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手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權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
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高曲言矣強全一權以為

不喪其直思哉若能高曲於鄉里強全一權豈不能
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高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於邦國以彰名譽能高曲於邦國豈不能高曲於天
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
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
也有何不可委邪凶惡其國歸乎元子聞之頌曰吾
以類貌曲全一權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見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充所純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磬之應
水淙淙然聞之多又於耳尤便不至南磬即懸庭南
之水取款曲實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必似聽之亦
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
能分五音韻譜水聲可傳之未請觀學元子辭之
使門人以高磬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便罵曰
爾多矣馬有樂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
次山病餘憫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

聞而來實汚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尚號
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
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官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
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
韻和絲竹之流妙官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
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汜溶不變司樂氏
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辭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而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猜忌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惡忌信化為姦謀庶官為榮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徭州里化為禍鄰姦兇為恩幸所迫屬卑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畫於草木原野化為荏苒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鴻濩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官寢或曰數於祠禱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吟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傾淫之貌頽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威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鄰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穢肉一息化為千歲為大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盡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吟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會聚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園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鄰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殘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凍瘡病傷道路糞污非穢肉也耶人民奔亡替伐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

存者一息非十歲也耶倭王腐如和枕路隅鳥獸謹
其骨肉焉大非君子也耶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錄

元集補

元集初據郭本上版印成又從唐音兩籤得序二首從別本得詩一首不同者一首爲補錄於此無錫孫毓修識

劉侍御月夜讌會并序 詩見卷四

兵興以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心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馬乙己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達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歎遠遊始與諸公侍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衰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

非序 詩見卷四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春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詞賦次山不如雲卿通知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坦然求進者也雖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聲名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崇安

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爲次山一白府主題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作歌送之

朝陽巖下歌 詩見卷四與此不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巖洞幽奇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爲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橋井 卷四 詩乃曲後

靈橋無根并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園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墮人悄悄地闊荒還草綿綿如何尋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

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舉于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後楊公始得進士第見留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夜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逸東李憚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稊易之太虛無狀大青無色寒暑飲出鬼神有縣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類物色欸何從生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滿汝若大歷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微高欲應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振始生狼子豹孫競于巽走剪餘新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澗壓抑趨僞知以一國買人一笑知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脊綈長何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水寒鑿石雅在宮藏其正聽殿穀不渰不濁如坐正人照彼倭者子從其翁婦從其

姑監塵爲門懸木爲牙張發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網分孽切截纖穎如陰地碎若大咽餘銘取朽靈標嶙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賴頭踏錯襟汗流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脩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若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竊頭擊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雲飄零委落蒼老者在童觀者善邪人伎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聖聖五帝用聖而聖明三皇用明而聖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